



東林十八高賢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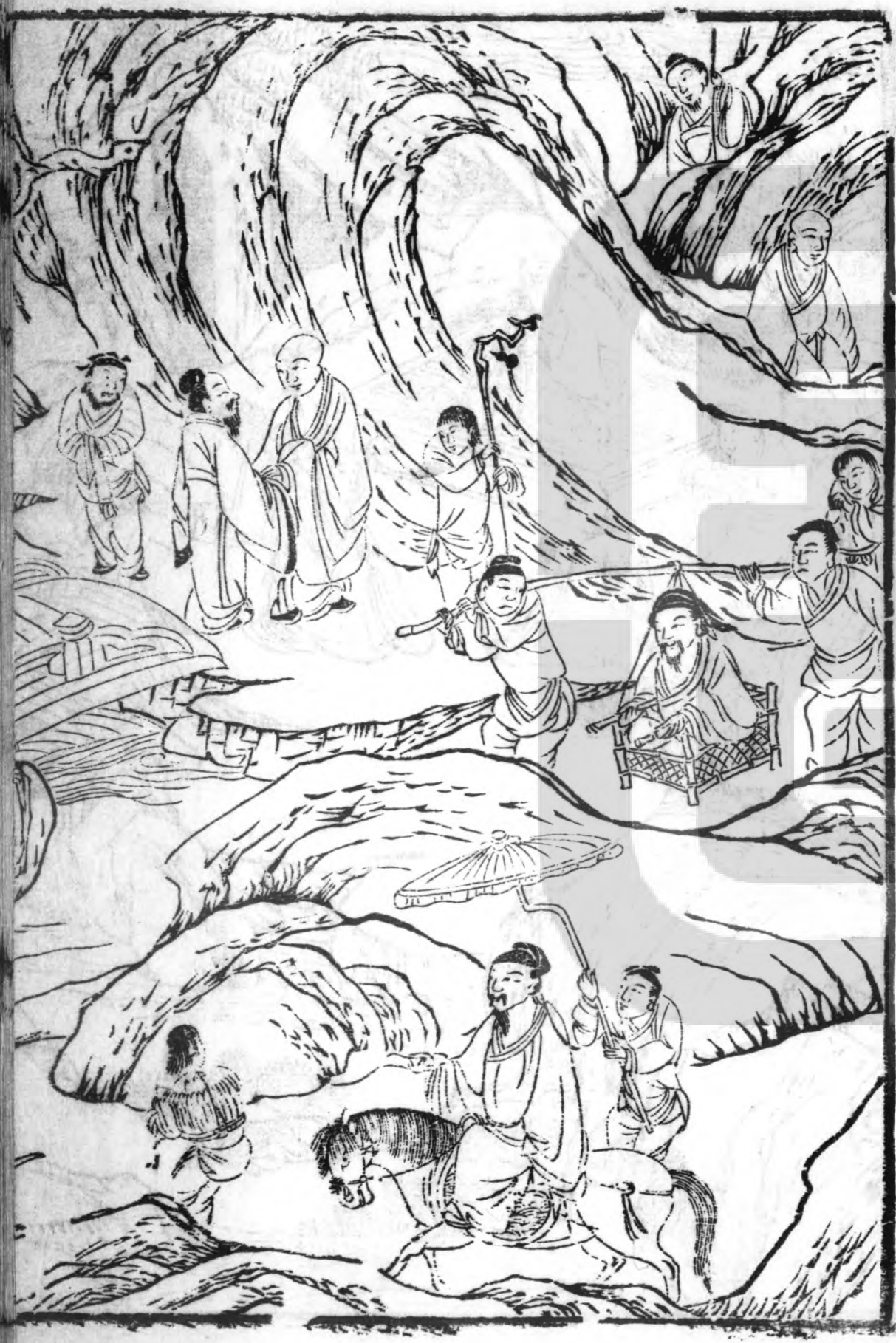
往余會鍾陵名過東林
寺虛銘橋上遠公社克
作牛馬走騫驛之場
為之慨然去今十餘年

乃得東林十八高賢傳讀
之諸公皆糞壤富貴膏
育泉石心超淨穢之
區境際人天之勝令人
脈之心動樞流三階况

親承指引妙契因依豈
必入淨土而極樂上蓮座
而興瞻哉此傳刻在廬
山未獲流布樂愚上人
謀新業于棲賢山中尋

授吳門毘耶室梓行予
故喜而序之使信奉此
傳人見遠師人之會
廬山也余謂上人尚宜
索龍眠十八賢圖附之

以傳千載何羨蘭亭
輞川昔宗少文對衡
陽王有言祿如秋草時
過即腐試問學道人
此如白蓮花有腐敗



不也

武林寓生黃

汝身書





東林十八高賢傳

慧遠法師

法師慧遠。姓賈氏。廬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度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刹於太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初聞安師講般若經。豁然



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繼晝。曰。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給燈燭之費。安師聞之。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越。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聞說實相義。徃復問難。彌增疑昧。師為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目許。令不廢外典。常臨衆。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

將符丕為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徃。耆德臨岐。皆蒙誨益。唯師不聞一言。即跪請曰。獨無訓勅。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求。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晉孝武帝至尋陽。見廬山間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

海龍王經。忽見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
竟有秋。目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
欲邀同止。而師學侶寢衆。永乃謂刺史桓伊
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
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它往。其
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榎栲
文梓。克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
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

林。時大元十一年也。此山儀形九疊峻聳天

絕。而所居盡林壑之美。背負鑪峯。旁帶瀑布。

清流環階。白雲生棟。廬山記。匡裕先生。殷周

成館人稱神仙之。廬山曰名廬山。尋陽記。山高

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

水亦九派。郡國志。疊別營禪室。最居靜潔。凡

在瞻履。神清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

毒龍瑞迹。欣感于懷。後因邪舍律士。叙述光
相。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淡采圖寫。望如煙

東林傳

霧復製五銘。刻于石。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
王喬之。常侍張野。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
之。主簿殷蔚。參軍王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
宗炳等咸賦銘贊。見廬山集先是尋陽陶侃刺廣
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
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
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僧
珍常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

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督江州。迎像將
還。至舟而溺。荆楚為之謠曰。陶惟劔雄。像以
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
招。及寺成。師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
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日製文殊瑞像讚。
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為
先。既而謹律慈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
而至者。慧永。同師安公慧持。遠師同道生曇

順並羅什僧叡曇恒道昺曇詵道敬並遠師

佛馱邨舍此云覺明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

人名儒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

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眾至

百二十三入同脩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

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

復為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神貌嚴肅瞻仰

者則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

竊留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

弟子慧寶曰諸君膚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

常至山值師講法華欲致難輒內悸流汗出

謂慧寶曰此公言貌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荆

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

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

師亦曰君之才辨如此流泉後人名其泉司

徒王謐護軍王默並欽慕風德遙致敬禮王謐

東林傳

有書
往反

盧循據江州八山詣師。師少與循父遐

同為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為國寇。得不為人疑。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及宋武進討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王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何可疑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來侍師。善驅蛇。蛇為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行迹。未嘗

傷人。人號遊山虎。師與社衆。每遊憇上方峯頂。患去水遠。它日有虎跑其石。水為之出。目號虎跑泉。又於一峯製涅槃疏。因名擲筆峯。初是大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命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論。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僧伽提婆至。即請重譯。及三法度論。於

是二論乃興。師即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曰。傳譯來貺。粗聞風德。經言末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向致禮。獻心廬岳。及佛馱跋陀羅至。師即請出禪數諸經。於是禪戒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

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闡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為二十卷。而為之序。羅什譯智桓玄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玄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勿屈。玄曰。仲堪死人耳。及玄見師

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師即不答。玄後以震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正辭以荅。玄不能強。既而欲沙汰衆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目致書。廣立條制。玄悉從之。初庾冰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禮。及玄在姑熟。復申冰

議。師荅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客。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泥洹即涅槃。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化。化。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
明體極不兼應。謂歷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
方內。而不可並御于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
之道功盡于運化。帝主之德。理極于順通。與
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
之道。則無所不應矣。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
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
之傳異形。方生方死。往來無窮。但悟澈者反

本。惑理者逐物耳。有頃。玄篡位。即下書曰。佛
法宏誕所未能了。初推奉主之情。故令興敬。
今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
桓玄西奔安。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
勸師侯迎。師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
謝病。帝復下詔慰答。師嘗講喪服經。當是禮
記小記
大記四
制等篇雷次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著
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

面受于釋和尚。今便稱雷氏耶。

陸德明毛詩音義云周續

之與雷次宗同受詩義于遠法師亦此類也

釋惠要患山中無刻

漏。乃與水上立十二葉芙蓉。日波隨轉。久定。晝夜以為行道之節。謂之蓮花漏。僧澈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而嘯。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退諮于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吟一咲。可得為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為非法。徹唯而止。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

唯以淨土克勤于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

三觀聖相。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

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

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

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

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

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

和舍慧持

義熙八年先逝

慧永

義熙十年先逝

劉遺民

義熙六年

先逝在佛之側。前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語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寢疾。製遺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頽。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遠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

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徃疾之深。今于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即嶺為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號慟。各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侃奉全軀。舉葬于西嶺。累石為塔。謝靈運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

門人宗炳復立碑於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者。德請以豉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越刺梓府在自佛圖澄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叡五世為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謚辯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謚正覺。高祖皇帝天福四年也南唐李先主年號即晉

大宋太宗太平興國

二年。追謚圓悟大師。凝寂之塔。

慧永法師

西林法師慧永。河內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習禪於恒山。與遠師同依安法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師為安公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挹道風。乃留憩廬山。舍宅為西林。以奉師。布衣蔬食。精心克己。容嘗會笑。語不傷物。峯頂別立

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目號香
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來之。龍泉桓
伊為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昼西林。亦
如之。嘗曰。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烏橋營主
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聽去。師以杖指馬。驚走。
營主仆地。師捧慰之。遂還。營主病。往寺誨罪。
師曰。非貧道意。為禱之。尋愈。鎮南將軍何無
忌。鎮尋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望。

從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衲衣半脛。
荷錫捉鉢。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眾曰。永公
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標誠植願。動在
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歛衣求履。欲起。眾驚
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方歇。葬
于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玄宗朝。詔重建
塔亭。追謚覺寂大師。實智之塔。

慧持法師

法師慧持。遠公同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常數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徧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公在襄陽。遣遠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衲衣垂膝。徒屬三百。師為上首。豫章太守范甯請師講法華經。阿毘曇論。四方雲聚。瑯琊王珣與范甯書問遠持二公孰愈。甯曰。誠謂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令如弟。誠未之有。况復賢和羅什在關中。

遙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兄入蜀。遠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師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即悵然而別。至成都郫縣。居龍淵寺。大弘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宋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問經籍付道泓。西問法典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叢。並能係軌。師蹤焉。

道生法師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辨。雖宿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

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曰。闡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闡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

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之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痛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眾雲集。忽雷震青園。

佛殿有龍升天。目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罽賓律師譯沙彌塞律傳于世。既而辭眾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眾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一眾從之。莫不嘆其機辯。時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于廬山升座說法。

將畢。衆見塵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證。翌日。葬于廬山之西阜。初。關中僧肇。始註維摩詰經。世咸玩味。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于是顯其頓悟不受報等論。

曇順法師

法師曇順。黃龍人。幼出家。承訓羅什。講釋群經。

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來廬山同脩淨業。寧蠻校尉劉遵。孝於江陵。立寺。要師經始。盛弘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春秋七十九。

僧叡法師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即出金贖之。後遊廕天。

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諮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人見天。什曰。以此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脩淨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聞來學。王乃入寺。祇奉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常用敷坐。王蜜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

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謝靈運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目為著十四音訓梵漢。昭然元嘉十六年。無疾告衆曰。吾將行矣。即面西合掌而亡。衆見卧內一金蓮花。倏爾而隱。春秋八十五。十四年。世合掌。曇恒法師。曇恒法師。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年甫十

曇恒法師

法師曇恒。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年甫十

三。便能講說。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群鹿馴遶座隅。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一。長相內一金。並於前。而。道炳法師。無。昔。晉。師。法。師。道。炳。穎。川。人。陳。氏。幼。出。家。為。遠。公。弟。子。談。通。經。律。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

虔入山謁敬請為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席眾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眾念佛就座而化春秋七十一

曇詵法師

法師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脩淨業兼善講說註維摩經行于世常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艸木枝幹甘苦之味妙

盡其理。人知其有密證云。元嘉十七年集衆
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
在其後。即跏趺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秋八
十。無始。入。公出家。世業
法師道敬瑯和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遂從遠
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
律。終日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

道敬法師

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蚤夜。弗
替。遠公歸寂。乃入茗和山。宋永初元年。謂衆
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衆
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佛馱和舍尊者

尊者佛馱和舍晉云。屬賓國婆羅門種。有沙
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歐之。遂手足孿
。璧。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門悔過。旬

日乃瘳。目令邪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邪舍曰。虎已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年十五。誦經日至萬言。以分衛廢業為憂。梵語分衛。晉言乞食。一羅漢來代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為諸人重。至三十。猶為沙彌。復從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內衆外道。皆有五明。內五明者。一聲明。二醫方明。三咒術明。四工巧明。五因明。外五明者。前四并同。后。一。是符印明。至沙勒國。待遇隆厚。既而

羅什至。乃從學阿毘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符堅。遣呂光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懷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盛弘法化。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咒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耶。荅曰。唯聞疾風流聲。兩目有淚。師又呪

水洗足乃止。既達姑臧。什已入長安。聞姚主
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繡。何可使入棘
林。羅什勸姚主遣使迎師。既至。別立省寺于
逍遙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
而已。時羅什譯出十住經。師更相徵決。辭理
方定。師髭赤。善解毘婆沙論。時人號赤髭論
主。秦弘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卷十長阿含經。一
二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罽

賓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涼州。

佛馱跋陀羅尊者

尊者佛馱跋陀羅

晉云覺賢

姓釋迦。迦維羅衛國

人。甘露飯王苗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為沙彌。

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嘗與僧伽達多。
共遊罽賓。達多閉戶禪坐。忽見師來云。暫往
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石益見其神變。敬
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

罽賓觀法衆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
遇真匠將何發悟。即諮詢于衆。孰能遂我祈
請。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
要師裹糧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
達于青州東萊。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
之。秦太子泓請師于東宮集衆說法。與羅什
論色空義。師曰。汝祇說得果中色空。不說得
曰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

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
中無一微。徃復數番。羅什因測。秦主與供僧
三千。盛修人事。而師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
吾見本國五舶俱發。衆謂妄言。曰共擯棄。乃
與弟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發至廬山香
谷菱舍而居。菱蒲局切草舍時會蓮社。遠公謂師被
擯。過由門人縣記五舶。于律無犯。即遣弟子
曇邕致書秦主。為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諱出

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耽禪悅。師志在遊化。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還都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叔度請師為主譯。與沙門法業慧義惠嚴慧觀等為筆授譯。成六十卷。有二青衣。且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脩行方便論。

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于廬山北嶺。

劉程之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為府叅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欲何不為。答曰。君臣相

疑吾何為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鏡石為誓文。以志其事。文見廬山集遂于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歎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肇揚摧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于定中見佛光照地。

皆作金色。居十五年。于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披之。它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卍字音萬是佛具萬德之相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于毛孔。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

后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
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
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
復次供養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
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衆別卧
床上。面西合手氣絕。勅子雍。積土為墳。勿用
棺槨。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

甚詳

廬山集載
感應事迹

張野

張野字萊民。居尋陽紫桑。與淵明有婚姻。
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
弟。一味之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
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
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
為銘。野為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
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字道祖。廬山人。父歿過江。因居豫章。

八歲喪母。哀戚過于成人。十二詣范甯受學。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窮研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

註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于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武帝踐祚。召至都。問館東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于矍圃三義。辨析精異。上其說。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庭何也。荅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岩穴耳。時號通隱先生。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

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張詮。字秀頤。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嗜典墳。雖耕耨。猶帶經不釋。朝廷徵為散騎常侍。不起。庾悅以其貧。起為尋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為安。若屈志就祿。何足為榮。乃入廬山。依遠公。研窮釋典。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疾。西向念佛。安卧而卒。春秋六十五。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辨。富于學識。教授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堪桓玄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裕領荊州。復辟為主簿。荅曰。棲丘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為南平守。逼與俱還江陵。閒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掾。不就。二兄卒。累甚衆。頗營稼穡。武帝勅南郡長時

至餽賚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
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
對曰。祿如秋艸。時過即腐。宋受禪徵為太子
舍人。元嘉初徵為通直郎。太子建徵為中庶
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志。羅氏歿。炳哀之
過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
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
往必忘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于山中。

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
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
履。悉圖之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
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
廬山。預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
至京師。立學館。鷄籠山置生徒。百負除給事。

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姪
書曰。吾童穉之年。已懷遠畧。弱冠託廬山事
釋和尚。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
汝曹歸耕先龍。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
老尚。可勵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
大小。一勿見關。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
就。復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
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諸王講禮經。是年

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素業。官
至豫章郡丞。十八賢傳。始不著作者名。疑自
昔出于廬山耳。熙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舜
俞粗加刊正。大觀初。沙門懷悟以事迹疎畧。
復為詳補。今歷考廬山集。高僧傳。及晉宋史。
依悟本。再為補治。一事不遺。自茲可為定本。
矣。

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往閩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携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上采服也。取彩俗下采薇采取也。作採俗。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托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床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以布裹錫杖。

遙為按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顛。聞于朝。勅建法華寺。天今寺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于菴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旦。雉殞。即為瘞之。夜夢童子拜曰。目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後。其家設齋。志方踵門。見曰。我

和尚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掖。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掖有毳。目名以翼。人並呼之。曇邕。楊氏。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來廬山。依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于山西。以自居。止有弟子曇果。澄思禪門。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邕忽見一人著袷衣。風神端雅。從者三十

人。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鋤為嚮。禮謝而去。師後往荊州行化。卒于竹林寺。

僧濟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馮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誦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覺自秉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于

掌徧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于空中。見佛菩薩。謂彌曰。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歊。體三日不變。異香郁然。慧恭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為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于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

死昧々如癡。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于是叩頭雨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于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于是日告衆。欣然奮迅而滅。義熙十一年也。

廬山集有恭道人臨終感應事

法安初依遠公為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業。律身持戒。為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居民皆早閉門。乃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喜跳伏。安乃為說法授戒。有頃而去。明旦居民見安。謂是神人。相率禮敬。因改神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舍為寺業。常欲畫像。須銅青。慮不可致。忽夢一人跪

床前云。此下有銅鐘。寤即掘之。果得二鐘。取青成像。而以銅助遠公鑄佛。後不知所終。關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陽白馬寺。夜中為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是關公則。祈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言訖無所見。陸脩靜。吳興人。蚤為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師居東林。其處流泉而寺。下入于溪。每送客

過此。輒有虎號鳴。目名虎溪。後送客。未嘗過
獨陶淵明與修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目
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圖。宋泰始三年。羽化
于京師。賜謚簡寂。以故居為觀。雲笈七籤本
傳云元徽五

化年
陶潛字淵明。元亮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
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時人以為實錄。初

為建威叅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徑之

資。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

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

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解印去縣。乃賦歸

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復屈

身異代。居尋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

應辟命。世號尋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閒高卧

北窓之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

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嘗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日。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謝靈運祖玄有功晉室。靈運為康樂公主孫。襲封康樂公。文章為江左第一。

應為江右指金陵也

嘗

看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至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伏。乃即寺築臺。翻涅槃經。鑿池植白蓮。時遠公諸賢同脩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

或云為東西二地

靈運嘗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范甯字武子。篤學多所通覽。時浮虛相煽。儒雅日替。甯以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乃著論非之。累遷中書侍郎。朝廷

疑議。輒諮訪之。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起學臺。功用彌廣。刺史王凝之上言。抵罪免官。歸家。遠公招之入社。而甯竟不能往。

龍眠李伯時。為余作蓮社十八賢圖。追寫當時事。按十八賢行狀。沙門慧遠。初為儒。目聽道安講。般若經。豁然大悟。乃與其弟慧持。俱棄儒落髮。太元中。至廬山。時沙門慧永。先居香谷。遠欲駐錫是山。一夕。山神見夢。稽首留師。忽于後夜。雷電大震。平旦地皆坦夷。材木委積。江州刺史桓伊表奏其異。為師建寺。是

為東林。曰號其殿為神運。時有彭城遺民劉程之。豫章雷次宗。廡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張詮。張野。凡六人。皆名重一時。棄官捨緣。來依遠師。復有沙門道昺。曇恒。惠勸。曇詵。道敬。道生。曇順。凡七人。又有梵僧佛馱跋陀羅。佛馱邪舍。二尊者。相結為社。號廬山十八賢。時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誠服。乃為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

遠師以其心亂。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纔至。便攢眉回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得。道士陸脩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嘗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去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

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此圖初為入路。與清流激湍。縈帶曲折。踰石橋。溪迴路轉。石巖一。又繚而上。石巖一。二巖之間。有方石池。種白蓮花。崑之傍。有石梯。度山迤邐而去。不知所窮。當圖窮處。橫為長雲。蔽覆樹腰巖頂。其高深遠近。蓋莫得而見也。傍石池有高崖懸泉。下瀦為潭。支流貫池。下注大溪。激石而湍浪者。虎溪也。崑之外。遊行而來者二人。一人登

嶺出半身者。宗曷也。一人躡石磴而下者。曇順也。崑中經筵會講者四人。一人踞床。憑几揮麈而講說者。道生也。一人持羽扇。目注懸猿。而意在深聽者。雷次宗也。一人合掌坐于床下者。道敬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曇詵也。一人執經卷。跪聽于其後。童子一。舒足搔首。有倦聽之意。蓮池之上。繯石臺坐而箋經校義者五人。石上列香爐筆硯之具。一人凭石而

坐者。劉程之也。一人手開經軸。倚石而回視者。張詮也。一人正坐俯而閱經者。惠獻也。一人回坐拱手傍視而沉思者。惠持也。一人持如意而指經者。惠永也。一人捧經笈與童子持如意立其後。又童子跪而司火。持鉢向爐而吹。一人俯爐而方烹。一人捧茶盤而立。傍有石置茶器。又一巖中有文殊金像。纒坐其下。為佛事者三人。一人執爐跪而歌頌者。曇

恒也。一人坐而擎拳者。道昂也。一人執經卷而坐者。周續之也。臨溪偶坐者二人。皆梵僧。一人袒肩持短錫者。跋陀羅也。一人舉如意據膝而坐者。耶舍也。童子一。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其後。一人露頂坦腹仰視懸泉坐而濯足者。張野也。童子持巾立其側。又蹲而汲者一人。石橋之傍。峭壁崛起。前有僧與道士相促而笑者。遠公送陸道士過虎溪也。一人貌

恠雄視。捉巾瓶而立者。捕虵翁也。童子負杖。却立而待。一人乘籃輿者。淵明之迴去也。淵明有足疾。嘗以竹籃為輿。其子與門生肩之。前者若欲憇而不得。後者若甘負而忘倦。蓋門人與其子也。童子負酒瓢從之。一人持貝葉騎而方來者。謝靈運也。傍一人持曲笠。童子負笈前騎而行。凡為人三十有八。馬一。鹿一。器用艸木。不復以數計。人物灑落。泉

石秀潤。追千載于筆下。萃群賢于掌中。開圖恍然。若與之接。揮塵而談者。如欲懸河吐屑。肆辯而未停。默坐而聽者。如欲屏息杜意。審諦而冥冥。沉思者。如欲鉤深味遠。叩玄關宅。靈府。而遊乎恍惚之庭。梵唄者。如欲轉喉鼓舌。而有雲雷之響。與海潮之聲。行往來者。如御風而遐舉。坐臨水者。如騎鯨而將去。咲執手者。軒渠絕倒。達于衣冠。蓋其心手相忘。筆

東林傳
與神會而妙出。意表。故能奴隸顧陸。童僕張
吳。跨千載而獨步。非十八人者。不足以發伯
時之筆。非伯時者。不足以寫十八人之趣。豈
非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其臭相似。故形容之
工。若同時而共處者也。伯時與余為從兄。實
山林莫逆之友。為此圖。凡三十八日而成。余
得之。遊居寢飾其下。客來觀者。或未知蓮社
事。日記其後。覽者當自得之也。圖成于元豐

庚申十二月二十五日。越明年辛酉正月二
十六日。龍眠李冲元元中記

東林十八高賢傳終

東林十八高賢新集

十六日請題李中丞書

東中十二日二十五年月

